

讀諸子札記

淮南子

朱啟鈴闕鐸合纂

絲繡叢刊

△存素堂絲繡錄一册

上卷刻絲下卷刺繡
就朱氏所藏實物為

翔實之紀錄現已出版
定價一元五角

△絲繡筆記一二册

上篇紀聞
下篇辨物

內分綿綾、織成、刻絲、刺繡、拉絲繡之典章
制度及諸家實物之紀錄及其鑒別無不備載

△刻絲書畫考

刺絲書畫考七卷分法書、釋道
圖像、花鳥、花卉、翎毛、人物、

山水、各類凡石渠寶笈祕殿珠林一二三編所載大內藏品一一錄出與故宮博物院點查報告相印證明紀
存佚以便研究家就實物以考求一洗

△女紅傳徵略一卷

分譜係刺繡 織作 針工
雜作 羣籍所載女紅名製無

不備錄其無成品事實者悉予刪除男子別為附錄都百餘人以上三種現在印刷中不日出版不售預約

北平商務印書館代售

文字同盟社啓事一

本社於本年六月，移址北平東城甘雨胡同三十二號，所有郵件，請寄到上記地址，

啓事二「文字同盟」，由本年一月起，回復發行。詎迄本年三月，突遭順天時報社（本誌印刷處）

閉鎖，爾來幾易印刷處。以謀繼續，然印刷之弛緩，甚見延誤，茲以京城印書局，定為

本誌印刷處，如期出版，（曩者在順天時報社印刷之各種雜誌。現仍均在停刊中）
啓事三「文字同盟」體裁，屢見改易，醜陋之態，洵可愧矣，賜閱者千祈宥恕，

北平東城甘雨胡同三十二號

編輯發行者 橋川時雄

印刷處

京城印書局
宋振經

文字同盟社

振替大連三四〇四
電話東局六〇一

一册 金五拾錢
銀五角

一年（十二册）

金六圓
銀六元

讀諸子札記

鹽城 陶鴻慶 著

淮南內篇一 浙江書局校刻武進莊氏本

原道訓所謂志弱而事强者

愚案而事強三字當衍自柔彘安靜以下至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以志言也自遭變應卒以下至莫能害之以事言也此云所謂志弱者與下文所謂其事强者乃承上得道者志弱而事強之文而分釋之文子道原篇載此文正作志弱者無而事強三字此涉上文而誤衍耳

原道訓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

愚案是何也也字衍文當以是何則爲句何則之文本書屢見不可悉舉上文云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又云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文法並與此同又案志德當爲至德上文云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此與相照

原道訓，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

愚案不字衍文，下云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與此反復相明，言先定以待物，非遇物而求定也，衍不字則失其旨矣。

原道訓，天地之永，登邱不可爲脩，居卑不可爲短。

愚案登邱與居卑，文不相稱，而邱以脩言，卑以短言，義尤不倫，疑元文本四句，以高卑脩短並列，當云登邱不可爲高，居澤不可爲卑，彭祖不可爲脩，殤子不可爲短，與莊子齊物論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語意相似，元文脫爛，寫者以其羨文，併作二句，遂成今本之誤。

原道訓，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耗者以老。

愚案日充日耗，下兩者字衍文，俞氏評議已訂正矣，精當爲形字之誤，上文皆以形神氣志並舉，而此文靜躁以神言充耗，以氣言壯老，則以形言也，下云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文義上下相承，尤其明證，今本作精神，蓋涉上文精神

日以耗之文而誤也、

倣真訓、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

愚案莊子齊物論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卽淮南所本、此文未始有有始者、未始有有無者、皆誤重有字、下同、

倣真訓、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

愚案高注云、苑枯病也、壯傷也、蓋讀苑爲鬱、讀壯爲戕、故以病與傷釋之、實非本文之旨、壯當從本義、釋爲壯健、形苑而神壯、與下文相互爲義、下文云、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彼言神傷者、形自存、此言形傷者、神不敗也、下文又云、傷死者其鬼燒、高注云、燒煩燒善行病祟人、惟其神壯故能爲祟也、此節論常人之形神、隨物消長、與上文冰水移易、同一旨趣、故下文又云、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高下

注云、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乃曲說不可從、
俶真訓、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

愚案所受者、當爲所授者、承上而非所授者而言、

俶真訓、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

愚案高注云、以毫末比道、猶復爲大也、此失其旨、上文云、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
游矣、言物得其分、則小大不殊、秋毫之末、雖小、而積小可以成大、卽列子有物不盡、

莊子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之意、原道篇云、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於今本脫於

字從俞氏 宇宙之總、可證此文之義、
說補正

俶真訓、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

愚案高注云、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虛其守、故曰不免於虛、此未得虛字之
義、莊子秋水篇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陸氏釋文云、虛音墟、本亦作墟、
蓋虛之本義爲大邱、而與居同聲、故引申有居止之義、昭十七年、左傳大辰之虛也、

疏云虛者舊居之處是也、然則不免於虛者、猶言不免於繫著也、文子精誠篇、作故不免於累、文異而義同、

俶真訓、而知乃始昧昧、昧昧、皆欲離其童蒙之心、

愚案王氏雜志云、昧昧爲惛惛之誤是也、昧當讀爲冒、襄二十六年、左傳昧於一、來注云、昧猶貪冒、文選吳都賦、昧潛險、注云、昧冒也、然則昧昧猶冒冒亦不知而強求其知之兒、與惛惛之義正同、高注云、昧昧欲明而未也、則與上文昧昧芒芒然、義無區別矣、

俶真訓、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

愚案天下當爲天地、涉上文彌靡於天下而誤、

俶真訓、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

愚案俞氏據太平御覽、引此文無覩字、疑爲衍文、然覩字無緣致衍、疑本作覩其易也、涉上文以其靜也、而誤衍以字耳、易者變易也、窺鏡者隨形而變易、高注云、讀河間易縣之易、

止水之靜以體言、故曰以其靜也、明鏡之易以用言、故曰覩其易也、俞氏疑易爲明字之誤、亦恐未然、

天文訓、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

愚案脩景二字、當互易、其文云、八尺之景、日中而脩丈三尺、下文云、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是其證、

天文訓、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

愚案故人脩八尺、王氏雜志、據一切經音義、當爲故人臂脩四尺、是也、惟未及尋字之義、尋猶求也、以兩臂相求、則得倍數、此尋名所由立也、

天文訓、其以爲量、

愚案王氏據說文禾部注、宋書律志竝作其以爲重訂、此句量爲重字之誤、然上文云、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度也、量也、輕重也、並以總目、下文自物以三生以下、言度之數十二粟、而當一分、以下言重之數、不應獨缺量數不言、疑其以爲重之前、

本有其以爲量一節、詳舉會合升斗斛之制、而今本脫之耳、

地形訓、西北曰麗風、

愚案高注云、乾氣所生也、一曰閭闔風、今案天文訓、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彼注云、兌卦之風也、此云一曰閭闔風、當在上文、西方曰颶風、注兌氣所生也之下、此注當云一曰不周風方合、

地形訓、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愚案高注云、大澤無通、皆藪名也、俞氏云、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與下文一律、高注本作無通藪名也、澤名已顯、故不必注、藪名未顯、故必注之、因正文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而以爲皆藪名矣、今案俞氏訂正文之誤、其說是以其訂注文之誤、則未然、疑高注本云、無通以下、皆藪名也、云皆者包下文、大渚具區大夢渚資九區大夏大冥而言、故下文七藪、高氏不復作注、正以無通之下、已舉其凡、不必更注也、自正文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注文難通、校者因改無通以

下爲大澤無通，以合於皆字之義耳。

地形訓，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

愚案奇主辰之奇，蓋誤重也。上言一主日，下言三主斗，四主時，五主音，六主律，七主星，八主風，一至八皆單數，故直言某主某，此言十二辰，故云二主偶，偶以承奇，主辰偶者二也，奇者一也，以二承一，則爲十二，故主十二辰，重奇字，則不可通矣。

地形訓，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

愚案王氏云，根拔二字，涉下文根菱草而誤衍也。下文言根菱草者，對後浮生不根菱者而言，若木則皆有根菱，不必別言之曰根菱木也。凡木者生於庶木，與上文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文同一例，不當有根菱二字也。今案凡木者生於庶木，殊爲不辭，果如其說，則鳥獸之類，當云凡鳥者生於庶鳥，凡獸者生於庶獸，其文豈可通乎？以上文例之，此文當云，凡根者生於庶木，下文當云，凡菱者生於庶草，若浮生之物，與草木殊科，故云浮生不根菱者。

正對草木而言也、且萍藻但言浮生、不言浮生草、則此二句根茭下、不當有草木更可推矣、今本作根木根茭草同爲不辭、蓋出後人展轉增益、非淮南之舊也、

時則訓、掩骼薶飢、

愚案高注云、骼骨有肉、當作骼骨、句飢肉、句呂氏春秋、孟春紀飢作飢、高彼注云、飢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飢、禮記月令作飢、鄭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飢、此注簡言之耳、

時則訓、行夏令、則冬多火災、

愚案高注云、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似高所見本無冬字、呂氏春秋、孟秋紀、作則多火災、禮記月令、作國有火災、皆不言冬、

時則訓、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愚案以犬嘗麻、已見仲秋、此不當複出、呂氏春秋、季秋紀、禮記月令、皆作以犬嘗稻、此文亦當嘗作稻、涉仲秋之文而誤、

覽冥訓、畫隨灰而月運闕、

愚案隨當爲墮本作陸、方言陸壞也、高注云、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謂先成圓畫、復毀壞之令缺也、今本作隨、卽涉注文而誤、覽冥訓、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

愚案而字當在澤及萬民句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民、與管子形勢篇、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文同一例、

覽冥篇、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爲能有之、

愚案使無事焉之使、當作言、管子形勢篇、云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獨有也、董子精華篇云、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是此二語、乃周秦以來相承之舊說、高注云、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殊失其旨、

覽冥訓、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

愚案四句與上下文義不相屬。高注云：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也。是以上二句屬上爲義也。然秦族訓以晝瞑宵光爲反常逆理之徵，而莊子人間世篇云：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論衡謝短篇云：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是二句皆無勝義。注說殊爲不倫，疑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十字當在以冬鑱膠以夏造冰之下。上文云：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言行道者之有功也。此云以冬鑱膠以夏造冰，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言失時者之無成也。下文云：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正申說此義。文子精誠篇引上下文與淮南同，惟無晝瞑宵明以下十二字，疑亦有脫誤。

覽冥訓，日行月動。

愚案句中當有而字，日行而月動，與下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三句排比，皆爲形容之詞。

覽冥訓、廝徒馬圍、

愚案高注云、牛曰牧、馬曰圍、據此正文、馬圍當爲牧圍、

覽冥訓、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

愚案常讀爲尙、古通用、

精神訓、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

愚案此有脫誤、元文當云、是故求之於外者、或失之於內、守之於內者、無失之於外、
下文云、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卽申明此義、

精神訓、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

愚案俞氏云、守當爲得、求與得文義相應、然上文亦以求之於外、守之於內對言、則此文守非誤字、見當作尋、不字上又奪無字、元文本云、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無不尋也、無不尋、承上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以爲無不成而言、

精神訓、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

愚案惟當作唯、讀爲雖、

精神訓、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

愚案此有脫句、元文本作能知大、何至而不通、能知貴何往而不遂、能知大能知貴、承上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而言、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亦見本篇上文、故知此爲覆舉也、如今本則文義不完矣、猶賴大貴二字相連、可推見脫誤之迹、高注云、大貴謂無內之內也、大字乃後人據誤本正文增之、本作貴謂無內之內也、正對大謂無外之外而言、蓋脫去之、正文亦必有注、而傳寫並奪之矣、

精神訓、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

愚案損爲捐字之誤、捐亦棄也、未嘗非爲非欲也、當作未嘗非爲樂非爲欲也、兩爲字皆去聲、上文云、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又云性有不欲無欲

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又云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又云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皆以樂欲對舉、並其證也、今本爲下脫樂字、欲上脫爲字、則文不成義、本經訓、則兵革興而分爭生、

愚案分當爲忿、忿爭屢見下文、

本經訓、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附、醞釀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

愚案此節文義隔絕、蓋傳寫失其次也、自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至成育羣生五十一字、當在皆乘人氣者也句下、乃承天地陰陽乘人氣之文、而申說之、是故上下離心以下四句、當移在成育羣生之後、與是故春肅秋榮云云相接、文子下德篇、正如此、

無距日冬至以下五十一字、而文義較順、此蓋校者據他本補入、而義其本處耳、
本經訓、靜而體德、動而理通、

愚案德獨爲得、體得與理通對文、

本經訓、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愚案俞氏以總爲利字之誤、然本篇下文云、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
要、又云德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則此文總非誤字矣、害當讀爲割、釋名
釋天害割也、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湯誓率割夏邑、大誥天降割於我家、皆段割爲
害、故害亦借爲割、總合也、見下文割分也、國策秦策必割地以交言德之所
合、道不能分也、老子道德經云、大制不割、卽此義、

本經訓、扶撥以爲正、

愚案撥爲朶之借字、說文朶足刺朶也、从止朶相背、脩務篇云、琴或撥刺枉撓、孫卿
正論篇云、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皆段撥爲朶、高於脩務注云、撥刺不正、卽其義矣、夫